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_臣章玉輅

欽定四庫全書

潛齋集卷九

宋 何夢桂 撰

記

建德路罷金課記

大元跨有東南初推金課益履山澤之所產而斲取焉
始繇饒歙諸路次逮建德建德古睦州也睦為古揚州
分荆揚貢金在禹貢不廢睦萬岫千峰二江十八瀨意
亦塋鏹鋌銑之所生也然考古圖志金非其土產如瑤

琨齒貝皆產於揚而睦亡是睦視揚為最僻陋其土物
之數固亦不得與他壤齒也夷攷前代金所於取秦漢
而下雖冶山鑄海以竭天下之利然載之史志自銅錫
鉛鐵之外無聞焉唐有陝西暨宣潤等州歲銀而已近
代固嘗徵陝與宣饒歙撫南安諸州金端亦中廢試數
其地其隸於揚者惟饒歙撫南安四州耳而睦不與數
焉茲豈天產而地藏之睦固不能化無以為有也至元
己丑始籍六邑民為金戶民叛見且駭方俛首就事官

授之方督具器物使之披沙抉石而汰焉民喜殆謂天
雨而鬼之輸也初歲粗給再歲而虧三歲而竭其故何
哉蓋睦居歛下流歲春夏潦漲歛之江濱揚濤吹沙澎
湃而下故金之瑣屑如糠粃者從之遇洄洑而伏焉為
洲矗焉為嶼民日爬擿於此所得蓋錙銖而已抑不知
幾千百年之所積猶不能以供旦夕之所採取欲久而
弗窮得乎况遠鄉下邑距江踰絕民棄家輟業裹糧以
從輦鍾未至而力已困矣而其所司又重之以撻剋槌

剥羈絀笞捶之害故上下二三年間大戶病中戶貧下戶賣妻鬻子不足於償而逮及鄰比親姻至於流離轉徙者比比也郡侯為民疾苦無所於愬上之江浙等處行尚書省省聞於朝省官阿剌卜丹平章入覲條奏凡諸路之不便於民者如鷹房河泊除之商稅酒稅輕之金課特罷建德一路從所請也世之務財用而長國家者雖竭民力而漁之不卹也而公之用心如此其過人也亦遠矣廼今年二月旨下省檄諸路管民官詳究奉

行本府總管朝列管侯承命以歸與府長貳率其屬登
進其民而告之曰是公朝之至恩而省府官之嘉惠也
民父老感激懽舞則又曰微我侯不及此今而後得釋
此以耕鑿飲食作息而免於患者德至厚也願鑱石以
誌不朽雖然茲固幸吾一路之私也天地生物止有此
數窮人力乃取之未有不受其弊者天子富有四海所
寶固不在此數也世有觀民風者得焉推而放之以幸
東南庶乎其可遂為記至元二十九年四月日記

羅氏雪翠屏記

天地陰凌朔風飛靈黃臺白登凍僵而死相藉者何限
其視陰山大窖嚼旃嚼鼠而曾不夷其毫髮者其死生
異致相去萬萬吾於羅氏雪翠屏有感焉方積雪斲冰
萬木摧折而柏壓擁勇鬱於是間而節不為易是亦奇
矣夫物有正性使彼植根於荆山新甫披風雲澤雨露
為宜迺若先漢諸葛孔明古廟其久至於拔地倚天猶
未至於失其性今也採之遏之剪之束之支離擁腫其

形質以夸世人之盱矚而謂吾奇非其志也雖然其卒
不易色其受命於天也固若此余既感而嘉之遂為之
記

壽昌縣學記

天生人謂之天民民心曷常一日無天理哉其命於天
謂之天性其得於人謂之天德其見之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謂之天常曰天理者又包內外該顯微會精
粗而統名之也天將扶天理於一世以至千萬世而不

至覆墜故必寄諸人以繼天立極代天之功而後天之
生人自開闢以至於今不至胥為禽獸也以此皇帝王
霸所以治禮樂詩書所以教皆天之所流行而不息者
也天生夫子於衰周蓋將使之執禮樂詩書之權而行
皇帝王霸之事故治之隆汙教之興廢悉寄於夫子之
身以為一世千萬世無窮之託故夫子於宋人之害曰
天生德於予於匡人之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
茲乎於此可以觀天意矣故學校者又夫子之所寄以

行其治與教而使民之常存其天而勿失者也壽為嚴
中邑邑有庠舊矣宋建炎二年規創有加焉至元丙子
寇燬民室廬俱燼為夫子宫牆歸然為魯靈光天也大
元以神武一天下事定不遑他務汲汲惟學校是崇使
斯文不至泯滅皆天之所留以遺斯世者也至元甲申
邑令李炳既至之明年首撤明倫堂而新之以觀示一
邑尉李思誠復建兩廡齋室厨湑悉具又建大門建翼
教堂像肖邑先賢以厲風化又建高明亭左翼茶爐右

翼琴堂登眺者於斯游息者於斯而後章甫逢掖翕然
知所於歸矣惟大成殿費夥未及議令王瑀諭於衆共
圖之經始於壬辰之三月落成於癸巳之七月視舊制
加崇五尺加廣亦如之今令吳恕復新像十哲繪七十
二子凡欄楯門牖之未完者至是悉完邑長官巴勒扎卜
元弼學官邵尚翁洪克復咸出貲相役以底厥績朔望
奠拜謹鼓升堂民改視易聽勿敢褻今而後得以壽吾
夫子於無窮而夫子之道亦將得所於寄要皆邑之諸

賢大夫之功與夫學之職教者之力皆遜不有吾併得
以歸乎其天克復遠貽書乞記顛末遂為記元貞丙申
三月朔記

參知政事高公平盜記

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春歙寇構亂朝命起前江淮行尚
書省參知政事高公徂征夏六月底平振旅會建德路
淳安縣之長樂鄉九都愚黔弗靖公提兵繇歙至淳道
跨永平距長樂境以七月朔次八都嶺西治盜劫事竟

越五日移次屏門明日進九都之方村又明日入次湛村以逼盜巢窟餘兩旬肅清八月朔師入次邑治訪問民疾苦郡以長甫定稅無所於取議徵諸鄉以補不給公命出已索代輸凡絲萬二千兩有奇官徵諸鄉提備兵器勅民出費凡萬五千兩公悉命放罷夫淳之隸鄉十四其敢於起戎者特一鄉耳長之隸都四其敢於首惡者一都耳邑遠地僻民狃於逸而不逮於教構仇相賊殺人焚廬由有司致辟可也事上省府弗遽加誅命杭

萬戶姜鎮國將旨下本路劉萬戶成同知入札治中就縣檄尉劉天澤諭諸父老招撫弗率方負固陸梁至虔劉齊民燬掠善地官軍進陘口臨之乃敢嘯聚逆關端歟却走爾後官軍進攻困獸猶關復却信宿公提大軍實來長駟深入悉望風奔潰公移檄隣鄉邑控其隘然後縱兵四蒐若山川夷險道里通塞分畫指授如示指掌俘其為魁與其徒若干人械送省府餘從者議罪以戮其屬之麗於戮者奴之若兵之所殺與虜者不與焉

獲一囚必親泣反覆詰問脅從者悉杖而遣情可矜與
羸老者原之自降者隨地置柵擇官營護取其名隸盜
籍者殺之餘皆安堵如故初太平鄉汪楊村民相挺剽
竊姜萬戶至招捕外公班師之日命縣官諭餘黨出首
官獲八十餘輩致之軍前公悉命縱釋之公威望在四
海雖里巷童卒知公名虎士林旅所至如雷霆震物當
有血利斂耳公乃一不妄殺至師所過戒秋毫毋得犯
在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惟公有焉事定廼且代溢賦

蠲橫征以為民利於春秋有取施舍已責之義亦惟公
有焉孟子稱殺人以政無以異於殺人以及公亦曰吾
每將兵不忍殺人以刃令獨忍以政殺人乎返旆之日
鄉邑之民父子相歡戚屬相慶曰今而後知公之殺人者
法之不得已而其所以活人者公之本心也因請圖像
學宮併鑱石以昭德於不朽維公盛美休烈他日固有
筆之汗青勒之彝鼎與河岳相為無窮者於此特以誌
邑人之不忘公也公名興字公起蔡汝南人也邇以新

命除守前官乃八月既望記

廬陵養濟買田記

員外司馬何某佐郡無善狀每出覩疲癯殘疾乞呼食於道旁者未嘗不疾蹙力不競徒哀焉耳一日有事郊外適見髻髻雨立者阨羸垂盡惻然動心攜以歸告於邦侯侯矜之俾隸慈幼既以月廩某於是問諸左右曰慈幼有廩養濟獨無廩乎或對曰養濟曩給常平米開慶兵興移助邊餉不及養濟久矣會有廖氏交易訟願

納醵贖罪始難其請有間惕然悔曰昔之所見而哀焉者欲賑之而未能也使得醵買田以活此輩是刑之所失者小而惠之所及者大亟白於邦君侯與部使者君侯曰可使者亦曰可乃委郡法曹謝公昕董其事囑報恩東堂老定智物色膏田得苗屯白米二百一十碩有奇計直若干展糴得贏二十一碩歲可給四十人嗚呼天地之廣兆民之衆若今所惠亦大狹矣雖然吾亦視吾力而已矣賢君侯許益充拓之則其所以惠利者當

不止此數民之無益其庶幾乎經營告成定智請鑱石以昭永久於是乎書戊戌季夏月圓前二日何其記

寶積院白雲堂圓常閣記

自釋氏法入中國而梵刹浮屠遍天下大悲大士佛法中龍象一人也見釋迦猶見大士安有二乎哉近江南多崇大悲像若堂與閣比比有焉或疑大士與如來為二不知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遍在一切處大弟子有三曰觀世音曰文殊師利曰普賢觀音耳宗文殊眼宗

普賢心宗各得如來一體亦遍在一切處夫苟一切皆
遍將大地微塵處處見之蓋即心即佛佛無二心即心
無二佛也至於三十二應十四無畏施四不思議由其
說若恢誕詭怪然其願力深法力普隨心赴感皆大悲
之應迹爾若堂若閣而為千首千目手像又其迹之迹
者也世之人見其迹者或寡況能知其悲觀淨觀妙音
潮音之所以迹者哉寶積山有僧戒月作大悲閣於院
之西偏白雲堂上如法莊嚴婆羅門信士女咸施舍樂

成之復鳩田七十餘畝以贍香水祈男女悉如願蓋其
融形復聞明照無二特其三昧妙力變現之一端耳若
其普門示現將窮恒沙筭數之所不及大悲可勝量哉
戒月心純直行修潔為過去尊宿普無方嗣法孫故能
信受聞思修而為檀波羅信向如此曩介無方乞記未
暇茲無方圓寂復因梅谷張震請不置不得遜為之記
以歸若讚嘆大悲窮辯不能盡其於無方宿緣固在猶
若見於三摩提地淨土國中也大德元年丁酉歲秋星

夕記

吳氏壽慶樓記

璜源休陽溪山勝處也。君玉吳氏世居之。堂偏崇樓。非以蓄歌童貯舞女也。扁曰壽慶。以娛偏慈。此人子之至情。而天下之至樂事也。夫壽天之與人。常普況得全於慶。非天之所以厚吾生乎。黃髮兒齒撫子弄孫。美矣。況復抱曾孫乎。有子若孫。若婦盥沃巾。悅扶搔。唯意宜也。使家無食力。則異爨宿肉。奚所於備。醢醢滷滷。脯臠哉。奚

所於取乎惟有壽與子孫與養而後慶全慶與壽相成而後樂全樂全而後為人子者盡於人心詩言壽必言福範言壽必言富信矣茲事之難并也文忠富公年五十入中書太夫人在堂躬被寵命婦為元獻家女敬事無數榮矣及其存見孫紹庭而已文正范公微時與婦躬爨奉母至甘旨不常給迨貴得厚祿每憾諸子享富貴而太夫人不待養夫以二公位極人臣而其事不齊猶若此而況其凡乎今以君玉事評之固不必追企文忠

而後為榮也燕喜在堂坐拜家慶亦豈少於彼哉至於
甘毳迨親以厚吾養而免貽文正終身之憾亦至足矣
想其登斯樓也昏昕几席歲時巨觴子携二孫二曾婦
與二媳羅拜屢舞迭起為壽慈顏怡愉舍飴戲弄人世
間樂事有大於此者哉夫士抗聲名樹勲業勒名彛鼎
時偶即為之惟子之於親年與養不相待一毫或缺後
悔奚追故曾子千鍾百乘不如三釜之及祿也子路累
茵列鼎不如負米之及養也今子解官釋組導輿以歸

其貴於三釜多矣間居色養有旨有嘉其富於負米多矣八袞康強及見四世是天之所以惠我也至矣推羸振乏錫類及人天之祚之流慶固未艾也茲不遠貽書屬余為記記之非徒侈斯樓為觀美也嘉其事以勸後之為人子者庶以敦世教云大德戊戌三月既望嚴陵何某記

淳安縣學魁星樓記

魁星樓蓋取北斗第一星名也魁居斗一為天樞樞所

以璇斗杓而行乎周天也志天文者謂斗璇璣四星皆為魁號不同而其為魁首義一也然則取以名樓何也樓為邑庠作也作樓以魁名以崇科目也何也繇唐宋以科目拔擢天下士其名在舉首者率曰魁大廷親策曰廷魁省闈奏名曰省魁由三學選曰舍魁由列郡薦曰鄉魁其他大小科異等六經異議各有魁惟廷試及第為天下魁淳祐丁未廷唱亞魁庚戌廷唱大魁蓋皆邑庠魁彥也以其在人為魁名在天為魁象故特書魁

星樓者昭其名也或謂於古無證非也考之史志謂太微六星為三公少微四星為處士奎為武庫壁為圖書是豈天降地出以得此名哉亦惟星家追步舉而號之云爾苟跡其故則知魁星樓之不為徒名也至元丙子寇燬官舍民廬俱燼惟邑庠歸然為魯靈光事定僅能補葺宮墻而樓久化為荆榛瓦礫矣大元以武功定天下固未遑事科目然德音屢降所以嘉惠學校者備至餽之廩而蠲其科役士莫不彈冠結綬以幸明時之嚮

用也線君榮來尹茲邑實董學事每奠謂事畢與章掖
周旋親履故基有志興復焉越兩年政明訟簡吏肅民
恬爰始規畫首輟已俸以倡且寅協贊襄乃剗羊醜酒
登進諸生而告諭之衆莫敢不敬聽度力相役有差經
營於大德戊戌之某月落成於己亥之某月有鼓譟鳴
有鐘於論簪佩朋集登斯樓也舉觴相慶且幸斯文之
有所託也闔辭請曰盍記諸尹曰記之或曰盍新其名
以改視易聽尹曰名固舊也仍之乃屬何某為之記使

執事者就請焉揖之進而語之曰夫魁之麗於天也豈直借其名為一樓觀美哉斗為天之號令於以斟酌元氣運乎四時故其行日周十二辰歲建十二月其軌度有常則五氣不失其序列曜不失其經民物不失其理觀文察徵斯可以候機祥而占吉凶矣然則魁之所主豈不甚重魁之所運豈不甚大矣乎故魁所以總七星而為中天之樞也學校所以風四方而為萬化之樞也推其極致蓋將齊七政平泰階躋至治何莫非魁斗之

功用則亦何莫非儒道之利澤哉茲蓋尹君作樓存名之微意也二三子拱手曰命之矣以復於尹尹喜而起曰旨哉請遂為記大德三年冬長至日記

邵古香行窩記

玄同邵某古睦清溪家也而贅寓於嘉禾之雲間時玄同有母在出非其志也母氏敦命之弗得為家營壽樂堂所以娛母也堂之面與其背豎亭三以為游憩也歲時歸省着綵稱觴母子之天躍如也蓼莪篇廢事與顧

遠顧瞻維桑此心未始一息不在白雲下也雲間近砌
行窩亦參其亭規制悉視壽樂此豈為蓄姬妓貯歌舞
地哉示不忘故也康節先生營安樂窩其別寓為行窩
今取此以名蓋行者亦聊寄焉爾非終止之地也吾日
於是間視吾一窩之與亭也猶遽廬然詎能如蜎蜎烝
在桑野乎或游或休故家在目吾處而見吾壽樂於牆
也吾食而見吾壽樂於羹也有身羈如有足重如而湯
沐故鄉依依喬木吾於夢寐若或見之堂下雞犬蓋不

知新豐廬巷之實非其故也六一翁信天下士將去鄉
邦而居穎獨不念汎掃瀧岡乎文定公寓宅於許猶謂
百歲後將丘首眉山可以觀君子之所存矣夫羽毛之
類非人類比也偶失其故歷時而復巡其鄉將悲鳴躑
躑而不忍去世之人忘其故者多矣尚忍乎哉吾於行
藏之誼深有感於玄同之不忘其故也行窩成諸公作
記以落之者抑衆矣復徵余言言非所靳也得毋復重
玄同之感乎知玄同之心宜莫余若遂為後記大德戊

戊仲秋朔記

建德路新創三皇廟記

三皇廟國朝所以祀義農黃帝為醫家祖也廟之門曰
開天所以繼天立極而發民冥迷以為有生立命也三
皇代作功在生民擬議形容是天可俄度地可俄測也
其道豈直為一藝私哉民之初生林林總總標枝野鹿
不知六氣之外濫而七情之內動也溢節過度為結為
搏為鬱為散而疾沴夭枉生焉聖人上窮天紀下極地

理取萬物之精以佐佑生民故民自遠古以至於今不
至泯滅然求其遺經伏羲初造書契已無所於考其曰
本草經神農之書也曰內經黃帝之書也二經非得書
契將不足以載故謂三聖人之功一也然特其迹也序
尚書者言三皇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三墳蓋言大道
也世遠不可得聞豈三聖人取其精微者以治心緒餘
者以治身土直者以治天下盡在是歟三代而降聖道
不傳漢唐以其存書列之醫學付之伎藝之流而縉紳

先生談道所不及已重可惜矣歷代祀事不修將使萬世之功不著於天下豈不重可惜哉共工氏之子勾龍得祀於社厲山氏之子農得祀於稷社主乎土稷主乎穀世祀宜也使民得平土以居播穀以粒而疾病死亡無以生且養民能獨存乎稽之易繫彖氏觀象於天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物神農黃帝氏繼作為耒耜舟楫杵臼宮室衣裳棺槨以濟利天下將與天地同功今取其以萬物方術而救夫民特其功用

中一事爾尸而祝之使世世廟饗猶懼勿稱況缺而不
祀可乎記稱祀五帝蓋以三皇合少昊顓頊而言也不
過以配五方應五行爾非祀功如社稷比也皇元啟運
國都既有廟祀州郡禮儀祀殆遍天下此郡猶或缺焉
不可昭毅大將軍建德路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布
呼齊實任其事捐已俸以倡總管呂師仲而下咸寅協
助之經始於大德元年之十月迨十有一日辛未構架
越明年某月訖工以三月丙申落成謁奠所以闡揚三

聖人之化也弘矣廟貌翼翼嚴牲醴旨甘神妥以馭民庸
以瞻歛福弗僭壽我黎黔刊之琬琰將使遺教千萬世
而西被東漸也大德三年正月一日記

百丈溪書院

百丈山唐昌之巨鎮也按圖志堯之時洛水懷襄此山
浸不沒者餘百丈因以名水源發山趾其委流成溪亦
以百丈名宗所從出也俯溪流為書院所以居其勝也
書院主者誰蓋鄉人士陳氏子斗龍始作也斗龍字南

仲好學讀書要不為時世習所變者一日遠來乞記曰
書院吾私塾也吾將與鄉邑同志於此講習焉臨此溪
以挹注此水猶易麗澤兌以朋友講習也吾先君子玉
巖蚤師承業平巖先生采平巖為晦菴朱夫子高弟果
齋李方子門人其淵源講習有自來矣書院之作所以
繼先志也余聞其言而嘉之作而言曰子讀書於百丈
溪上亦嘗觀於水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孟子曰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夫何取於水也有道存焉道在天

地往過來續未嘗俄頃或息也惟水亦然其源涓涓其
流澗澗疏澗浚川匯之江而注之海浩浩乎其涵涌而
洄漩故觀道者莫近於觀水也天開地闢人物萬殊受
形於是間蛻者動者肖者翹者信者屈者行者息者生
者死者榮者瘁者日夜相代乎吾前而莫知其所底極
者是孰使之然哉包犧氏以傳之堯堯以傳舜舜以傳
禹湯文武周公周公傳孔子孔子傳曾子子思孟子其
所傳者又果何物哉唐虞以揖遜官天下殷周以征伐

家天下雖其事不同而同於行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雖其教不同而同於明道在國為學在家為塾名雖異而道則一矣由詩書禮樂以探其理由射御書數以服習其藝學者凡所以學此道也上下數千百世其間萬變不齊而其三綱五常大經大法流行宇宙民不胥為禽獸者其必有故也道原於天人原於道圓顯方趾均受此以生亘古迄今人之生未始一日息而道固與之俱生而不息使道不可見則生人之類滅矣蓋道者

與人為體而人者與道為用者也夫道大包天地細入
芒芴而其著惟存乎人而已得乎此者為聖人為賢人
吉人失乎此者為衆人為愚人凶人鈞是人也而其或
為此或為彼者得失之異然也人能反而求諸道則道
固在人而不在他也子思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
遠人不可以為道子其藏於斯修於斯游且息於斯苟
於夫人日用之間瞻前忽後無往而不見道則其動靜
語默亦無往而不與道俱矣他日浴而風雩舞而詠歸

樂趣不在沂濱而在此溪之上矣千載而下曾點將鬱
有生氣書院成為堂奉祀先聖以群賢從釋奠采如常
儀堂東偏為室祀果齋平巖暨其先子玉巖玉巖諱天
澤字澤民嘗領鄉郡薦弓冶有子其不墜先業也固宜
遂為記大德庚子夏五既望某記

嗣守堂記

創業易守成難古有是言也然人知守成之難而未知
世守之為尤難也曷為其難於守也物成之難而壞之

易也其守之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矣守孰為大守家
為大諸侯以守社稷卿大夫以守宗廟士以守其家家
一也守之一世者有之蓋再世希不失矣再世而守者
有之蓋三世希不失矣一世而守守成者也再世三世
而守世守者也守成而勿失者固難矣世守而勿失者
為尤難也華亭曹氏為東南望姓蓋武惠王之世家也
提幹府君號守齋先生又東南望人也厥考省倉府君
克昌厥家者也子府尸由太學登甲戌第蚤下世有孫

曰和甫字仲達扁其家之堂曰嗣守嗣之為言似也嗣
守蓋將以似守齋也守齋守之於其前以子而守成者
也嗣守守之於其後以孫而世守者也以守齋而有是
父故守齋之難也難為子以嗣守而有是祖故嗣守之
難也難為孫東漢名族為累世相門惟楊與袁然當時
輿論則謂袁氏子弟奢僭不如楊氏之能守其家風是
袁氏無後而楊氏有子矣漢陳仲弓荀季和父子以德
望聚一時當時指為德星至陳之孫羣仕魏為司空荀之

孫或為魏尚書令由他人觀之亦榮矣文公朱子評之若猶不滿而歎其嗣守之難則不能不減於乃祖之風烈也尚論曹氏世曹固不遜於彼四家者至其一門四世相望有子得如守齋有孫復如嗣守則其善守莫大於是茲固君子之所深嘉而樂道之也夫富貴固人之所同欲也然世之富貴其即人也無常而其去人也甚易即人無常故其成之也若累土而為山也去人甚易故其壞之也猶潰堤而決水也一家以一人成以一人

壞其要繫乎人而已矣古今名門右族其成也莫不由於其人之勤儉積累也其壞也莫不由於其人之驕奢縱肆也故善觀人之家者觀於其人斯可矣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蓋善守者所以為長守計也守之時義大矣哉譬之牧然人之子若孫受其祖父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日荷簞而隨之約其羣以時適飲食使之歲月肥息歸而復命於其祖父而後牧之責始塞前人付于有家以望其後之善守者

亦若牧而已全而付之受之而全歸之然後為孝子為
慈孫不然則否茲蓋吾守齋翁之所以深望其孫之能
嗣守也使翁起九原必曰幸哉有孫如此人亦曰武惠
王之胄也固宜殆將世守於無窮也堂既落成介玄同
先生邵君遠徵余記仲達玄同內弟玄同余外兄弟也
遂為記大德庚子四月既望何某記

潛齋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卷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_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潛齋集卷十

宋 何夢桂 撰

雜文

何子東墓誌

何氏為江南著姓於潛牧亭侯其鼻祖也自李唐徙家
文昌里迄今且千餘年矣尚論世系其三評事以下為
近公評事十二世孫之一人也自弱冠幹父蠱左右唯
命不敢辭其勞至門戶事震撼撞激公悉力排捍以濟

先疇猷畝視昔有加焉中年營宅一區曰吾老焉於此
矣孺人邵氏作嬪公室勤於家事機紡達於夜分與諸
子讀書之聲相上下余少從諸生肄業公隙宇下每竊
聞之歎曰此非惡聲也如此家有不昌者乎孺人不幸
先公卒茲二十有二年公軀幹魁偉晚得弱疾非杖不
支丙子亂離顛頓痼疾益甚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益
以寒疾遂終於正寢子孫與諸婦若諸曾孫服哀功者
凡二十人生榮死哀若公庶乎無憾矣歲月維良將以

三月二十四日甲申葬先是辛未十二月七日以孺人
附地在家東北之七里曰汪原諸子為公生前之所經
營也公諱震龍字子東生於庚午與孺人同三子長雷
孫娶陳氏次慶孫娶方氏三肖孫娶鄭氏八孫士林士
誼俱娶王氏士元士榮未娶士庶娶鄭氏士先士秀幼
漢老夙命與族人續後曾孫三人汝明汝弼汝諧將寔
諸孤哀籲乞誌某於公為八紀弟行同為評事諸孫知
公事數不敢辭遂為誌

先叔何養正朝奉墓誌

公姓何諱順字養正將以至元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已酉與安人合葬子夢杓泣血告於堂兄某曰不肖孤茲擇日以襄大事懼沒無傳不可以無識夫墓兄其誌諸惟公昆弟四人實出異母公最少子若姪凡六人某最長幼時猶及見吾父與諸父事吾大父母左右色養無違疾則更僕湯藥無敢怠親沒兄弟居室如一體家事惟長公命是聽一堂氣象穆如也吾父早逝公初娶魯

氏早夭無孥再娶方氏復殤生夢杓甫三嵒皆公所鞠
育以迄於成人長粗克幹蠱而公疾不復起嗚呼命矣
夫夢杓以隻力經營葬地得之當里之汪原坐丁面癸
山盤水環僉謂吉兆公平生敦信尚義柰數奇不偶於
時死得葬於此猶將食報於天以福其孫子公生於庚
午某月某日卒於壬戌正月二十四日安人以勤儉克
相有家生於庚午某月某日卒於己亥四月某日媳婦
方氏男孫二人長炤之咸淳辛未以伯父任太學博士

試胄子升上庠次灼之未冠既葬將磨碣以昭不朽前
發解進士夢材為之書孤哀子夢杓百拜立石

方深之墓誌

至元甲申十二月辛酉河南方公將葬其家孫崧先大
事請於某曰某大父平生負磊砢氣汗漫江淮者二十
年歸老菟裘惟指詩書為子孫弓冶非有贏金匱帛輕
資易施如豪家大室者至於宗族子弟資可教者必隨
力拯之敦詩書也暇日呼二孫詔之曰吾始望而父以

少壯勲名賁我華髮自曩歲計偕喝盧變雉竟以怏怏
不得志死反以諸孤遺我憂我不敢怠教懼不及見汝
曹之成立也百歲後歲時祭奠有能握筆書紙為奠辭
以酹我死且無憾不肖孤未能脫穎以光照前人之潛
德葬懼朽沒敢再拜乞誌以永勿墮切惟公行事與其
所以詔後者若此諸孫又皆力學弗替先志是公延德
未既安知他日無遠耀者是可誌已且弱弟某為渭陽
戚誌安得辭公諱淵字深之生於丙午十月卒於戊午

十月娶黃氏生子揆娶余氏女適何公頤是為某堂叔
母孫二人奎邦曾孫六人葬地曰大唐之桑木原山發
坤庚枕丁面癸祔先塋也

宋夫人何氏墓誌

故宋公夫人何氏道真既合葬於家南園其孤應魁懼
歲久湮沒乞誌於潛齋何某以詔子孫俾勿墜夫人派
出文昌故淮安民曹炎起之從堂姑也於某為十一世
祖姑誌安得辭夫人生於慶元丙辰三月二十日幼聰

慧觀書史粗通文義年未笄父某以別業居蔗江徙家
焉見松峰公少負奇氣遂妻之夫人慈惠敦慤其事舅
姑孝奉宗祏敬處妯娌睦嫺待宗姻任卹內外稱與無
間言相夫子以勤儉起家增拓田宅富埒里閭中年惟
以學績怏怏於懷一日聞有誦韓昌黎中郎有女伯道
無兒之句者惻然動心曰螟蛉果羸其不速肖矣乎偶
同堂有三弄璋者夫人喜曰猶吾子也告松峰公命立
焉名曰華龍提撕若已自出長延師樂育有文聲甲子

秋易今名得雋計闡捷書至夫人喜見顏色暮年賈孫
夫人憂曰宋氏世積詎無後乎下及抱衾一無妬忌辛
酉冬松峰晚出孽子命為應魁後

邵濂翁玉成說

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父母之命子不無勞逸之異其
於愛子一也天生民厚而命之不能無貧富貴賤之不
同者天豈故為是厚薄之私哉要其致而歸於成此天
與父母之心也世之人與人之子或不能知此故處逸

而不忘親者易處勞而不怨者難居富貴而不忘天者
易居貧賤而不怨者難故能知親者父母之孝子也能
知天者天地之仁人也西銘一書擴千古所未發至其
卒章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若此者可謂知親知天
者矣邵君濂翁以玉成自號則其素貧賤也可知玉必
琢而後成器所以成王之德也然則今日之貧賤安知
非天之所以厚子以成子之德者不然乾父坤母豈獨
偏於子哉徵余說因為之書

胡古澹植竹說

魯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子與公生日同故名曰同後漢鄭玄生孫與玄年同名曰小同夫以桓公之子為同則玄之孫為小同矣父子祖孫之偶同也古人以之紀名以見其重同也如此庸齋先生手植庭竹歲在大壬辰其孫國器植竹於其地為小壬辰茲固偽同爾抑若有數然後庸齋六十年竹與主人化為青寧久矣後人重植不於他物必於竹植竹不於他日必于此年非無意

也非有老成能言者識之雖子孫不知其然者此豈與尋常所偶同者比哉昔人有見其祖故坐磐石輒泣然涕下況乃翁三逕常與二仲遊息者乎感物懷人故宜諸孫之眷眷不能忘情也國器賦詩識感與其昆玉及其朋友載賡凡若干篇求余說遂為之書

題高氏金玉帖後

高氏自齊太公八代孫倓以王父公子高字得姓始爾後代不乏聞人如北史之伯恭教曹尤為磊砢者也譜

獨為宋著姓其所從來遠矣樞使公昆弟一時勲業相
焜耀鶴山魏公亦同父所自出也諸老彫謝東南文獻
盡矣其從子某叙次其先世往來筆帖手澤儼然余雖
不及識而其典刑猶在目也唐世嘗購諸王書於王方
慶家自十一世祖導以下得書十卷以進以故諸王書
至今猶有流落人間君其寶之安知此帖他日不在東
壁圖書府耶至元癸未秋七月題

題東麓詩卷

久不見東麓談詩忽一日以吟藁寄示亟展亟讀其清
灑可愛啟發弘多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安期生神
樓妙散得方七服之縱未駕飛龍周八極控白鶴遍九
陔而其肌骨輕爽耳目精明早有塵表風度他日洗髓
脫胎回視宿習又不知隔幾塵矣予其勉之輒書篇端
以歸

題線縣尹孝經古畫圖

孝經蓋聖人以孝道而告諸曾子者也昔人之所注釋

先儒之所刊正亦甚詳矣未聞圖之以為畫者其於聖經疑若儼然上都線君子華出此卷相示魚香展覽其隸書章句奇古水墨像曲盡其情若親拜尼山劒履日觀曾子所以磬折答問之狀使人容肅氣莊不敢以褻而知聖人之教人也嚴則其親炙也可知矣夫孝所以修身事親事君涖官治民事天地通神明之大經大義也學者於此焉求之放而準諸四海至足矣大德庚子春三月既望

題韓提幹伯高乃翁障東集

三山韓君載叔障東誌特鄉邑一事耳至於蹈危履險而志不為訕氣不為衰其一點烈烈在天地間不肯與世俗同流者蓋可知也夫水之東西流利於一邑與否非一人之私也且無官守言責而爭之不置雖掇禍不之恤茲固人之難能也嗟夫人心陷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安得強有力如載叔者出而障之以復其故性哉戊戌孟夏望嚴陵何某書於廬陵西司馬廨

跋唐月心詩

猶記十年前月心携吟藁訪余山中於是詩未脫藁嘗
為作月心序茲復以棗墨全帙相示別十年久詩益富
益工三復降歎羣公序引復尋冕於前驪珠蒼壁蓋將
縑藉而與世之有識者共寶之一縑三盆手君之詩緒
來者固未渠央也姑跋卷尾捲錦以歸

朱默軒灝與其兄約山請跋詩編

江西詩逸響久矣金口木舌振餘韻於千載之下者約

山老子為巨擘焉長篇巨帙固未盡見聞於騷人墨客
唱和間掇拾咳唾便覺鏘然有聲詩在江西固未嘗亡
也至於華樓燕暇伯仲埵簾工曲異同不必一律而其
性情之所感發者若出金石豈其詩脉獨在約山乎老
逋仙去孤山梅月猶有主人默軒在約山遺韻未泯也
默軒他日持樽酒舉似余言以酹之亦當一笑於地下
矣辛酉夏五

趙司理菊梅百咏跋

梅菊比羣卉獨清絕其自立於寒風凍雪中而不變其操以之況高人逸士為最宜古今詠者不一而真愛梅愛菊者不多見前理掾趙君宇時賽以梅菊百詠見寄可以觀君所志矣僕咸淳辛酉歲為廬陵司馬而君適來見其清苦冰蘖出於天性亂離歸來而貧益甚清苦益自勵世之人竊笑之君之自處澹如也君持此以友梅菊無愧色夫穠桃艷李世之所愛知梅菊者蓋鮮矣而君獨愛之故惟君知梅菊梅菊知君吾是以三歎而

取其節焉耳謹書其卷末以歸

跋譚氏編首

勵勅王家三珠樹也第乃翁福時有諛兒癖雖然有子如此亦豈易然哉譚氏一門父子昆弟長編巨帙照映鄉國獨以乃翁平生所著揭之篇首而歸尊焉其賢於諛兒也遠矣

陳氏與子請字跋

陳檢閱以倉扁術過余為其子請字子既冠竊有志於

學父執名之曰景仁余謂仁之道大不可若是其幾也
字之曰恕翁求仁之道於此為近夫子曰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子其勉之

跋馬子恢家藏三賢帖

觀紫陽先生筆帖於百載之下於其人不於其書論鶴
山先生交道於百載之上觀其人亦觀其所與而已愚
於此得二道焉後學潛齋何某端拜敬書

或問于湖字帖於晦翁先生曰世人重于湖字何也曰

好是他不把持愛放逸故也嘗恨不得一見其真蹟今
於馬君子恢家藏得觀其所與乃先公鶴山交際之帖
三復信然拜手敬書

昔人評山谷帖謂其書入神品蓋山谷縱橫變化自成
一家不肯隨人後其司馬攘苴兵法之奇陣也後之人
未夢見太史而好奇者鮮有不血指者矣

跋何玉華南山八詠集

宗家逢原儒諭以高使君南山八詠寄教且徵和篇蓋

南山何氏祖塋在焉至元戊子嘗道分陽適與諸公清明上塚之集陵前八景猶依依在目今得詩如見蘭亭繭紙尚想山陰遺事儼然也敬次前韻以歸且書尾以證他日云

徐主簿仲修老子畫像贊

頽然其顙華然其顛身有極後心無極先人謂爾生壽八百年孰知既死壽亘乾坤人謂爾教經五千言孰知一嘿言滿八埏無名可名強號玄元恭前如見在天地

根

夾谷簽事生祠贊

昔日何居取我衣冠而褚之今昔誰居於吾乎厦屋渠
渠四牡維騏六轡如絲望之儼然而威即之溫然而慈
噫天不復興禮樂則已如其禮樂微公吾誰與歸

石崖姪孫寫神求贊

有顏其顏有澤其頰罄乎其虛而不與物移厲乎其觚
而不與世畸持此以浮游天地惡乎然乎知歟愚歟猶

使或者得以寫其形似何居吁是殆見未善者機也

壽星畫像贊

伎青鹿兮添章舞白鶴兮虹裳神人儼兮雲上壽千歲
兮未央

贊汪愛蓮諭食牛

天使牛耕民乃能穀既食其力忍食其肉惡死愛生萬
生同欲力不人競俯首就戮暴殄物命恣飲口腹太上
好生昭示禍福人能戒欲天為錫祿仁哉愛蓮欲並生

育明聽告言矜此殼鯨

林同舍求初心大字并贊

復下一陽動於重陰及此善保天地之心

富山方表叔求寫神贊

其顙隆然其額豐然髯之皤然顏之酡然其居也不為人後其動也不為人先於以養生於以引年是雖畸於人而獨全乎天

蛟峰先生畫像贊

大原孔孟的派朱張忠恕弘毅剛大直方義存出處道
繫存亡立言垂後德久彌光

林子敬寫神求贊

爾形矍矍爾目鑠鑠兩足卓犖天涯海角袖有椎鑿摧
山撼嶽虎匿龍逃六丁貽譖或者不知問其所學則掀
髯而作曰吾服儒服冠儒冠吾從吾朔而吾進於其技
故人詫我為青烏為白鶴

明叟髯弟寫真贊

有髯縱突成一公歷世孔疚弱外強中不矜已獨不
詭衆同有兒綦屨有孫扶筇聊適吾分以壽厥躬

殺齋畫像贊

爾形頎頎爾貌竒竒使位稱夫人命偶夫時則其仕當
路食太倉疇謂非宜而其受食於天乃如彼何居雖然
子之齒其猶未其方來者固未易知

寫神自贊

癡形陋貌瘦骨羸肌躋之班行而華黻之則若將浼休

之田野而被褐之則謂之宜豈爾前世固鼓枻而漁釣
或荷條而耘耔不然何其宿業之未盡而習氣之餘遺
雖然衣敝不寒食糲不飢爾其蹙額攢眉倭倭然常若
不足者何居問之一世一世不知爾其獨抱此心悠悠
然而與百世以為期

祭蛟峰先生文

天生哲人千載一期固有負經綸天下之志乃至鬱於
數而不得以竟其所施當其鬱而不達不惟人不得以

致其力雖天亦不能違自古大聖大賢與夫一世之豪傑不得志以死者何限而卒不得以救夫時惟公聲名在天下功業在方冊而其蓄大發宏渚深流溢識者方望其福澤之被天下使匹夫匹婦之不餘遺至有不得以盡如其意者時耶命耶吾不得而知十數年來每一進見但見其憂憂戚戚扼腕而攢眉窮達仕止惟義惟命公豈為一身區區者之私故其語及民事則為之太息而歔歔畏天命悲人窮固聖賢之責而民之痒癢疾

痛公忍視之藐焉爲手足之痿痺然力不能扶則已何
爲自鞠自苦以至於斯又況世之所謂孤臣者其慮患
之深而操心之危麟折其足而莫楹拽杖泰山之頽其
忽而君子此心固非衆人之所能識而其事亦知與不
知者之所深悲民失所怙士失所師九原不作公全而
歸嗚呼天地無窮事會無極愚以是悲吾道之孤奇蓋
棺事定公之生也無愧固未知後死者之何居百里絮
酒一束生芻默鑒此心尚其來思

祭山房先生文

士生天地間要不偶然蓋有數存其盛衰關乎時運消
長係乎斯文是非人之所能為而委命於天者為之吾
固嘗歷數一代之人物上下數十年間凋謝殆盡而奄
奄如木之遭霜落落如星之向晨豈果時之不齊而斯
文將至於夷泯鄉之碩德偉望今幾何人如吾山房先
生者才有用而其位不滿學未盡試而志不克伸寒
澶乎吾道而重以多故之憂殷雞呼起起而偶值夫龍

蛇之厄辰天之降喪吾是以傷夫折足之麟追惟疇昔
每握手論議至於書問之相聞惟長吁太息為之蒿目
而眉顰患難相救骨肉弟兄惟氣同而志合故情至而
義敦睠茲交道匪直旦暮不知者謂近託乎婚姻今遽
如許吾誰與親天不憖遺一老後死者何足與於斯道
而復嗟夫歲月之流駛世故之驚奔靜言寤擗不可重
陳疾不及省訃不及奔痼於衰病負咎奚云緘辭絮酒
老淚盈襟寄此情血天地鬼神嗚呼哀哉尚饗

王石澗臨清詩藁跋

石澗兄我先人甥也長予六年幼學時隨吾先姑歸吾家予方童丱兄與兒輩爭念詩文已跨人先及長為舉子業不肯落人後近世學者廢舉子業好尚為詩石澗於好尚中獨如曾子嗜羊棗膾炙之美不能以易每一過予輒以所自為詩奮髯高歌如曾子歌商聲滿天地閒居聞此一大樂事也今年春予卧病菟裘石澗來訪出詩一大編曰予近作也願求一言以自信開卷讀之

盤空硬語擲地金聲使人驚喜以年考之石澗八十一
矣其精力不衰筆力愈勁如此病鄉持玩紓憂娛老之
一助也石澗進而年過九十授尚書九十五作抑詩使
吾及見會當黃髮相看一笑大德癸卯正月既望潛齋
何夢桂敬序

潛齋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潛齋集卷十一

宋 何夢桂 撰

雜文

分陽麻姑橋疏

生仙誇兩鄉在分陽
竇隔風雨麻姑去千載
看滄海幾變桑田長橋已墮虹霓橫河久無烏鵲圯上老人編書
莫問谷中道士倒影猶存春水隕堤縱有三石牛不能
經濟山流斷磴却教駟馬車何自往來擬創宏規仍復

舊貫莫道三家市無千金子須向五路頭結萬人緣百
八盤行路甚難那狹世怎堪着脚十二月興梁未就這
好事須做到頭衆力共成陰功無量

麻嶺造菴疏

并序

麻姑嶺介萬山僻處行道日久病之茲鳩衆緣結
小菴以為往來頓息之便願相與樂成

麻姑嶺上一行跨六七里山場木客巢邊衆議結兩三
間店屋鳥跡盤盤穿窵谷鰲峰矗矗接層霄前不店後

不村風雨何所於避來時朝歸時暮水何自而求纔
辦得卻把與蓋頭一任你草鞋牢繫脚人家布施三錢
五孔積少成多胥宇告成萬古千秋結緣方便

童道人立菴

至元庚寅秋叅政高公提軍入長樂境平九都亂白蓮
道人童普興得一生於萬死中既而為驅又復生還是
雖叅政公再生之造亦惟佛力故佛經有云我若向刀
兵刀兵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枯竭乃今始信佛

不妄語其故菴半為兵燬其存者民復拆而為薪欲報
佛恩無地茲有善識童覺定捨廬為菴捨田地為供復
以普興為法嗣將以續佛慧命普施無量是心即佛要
是佛會中人相逢不偶其自今以往式引勿替自一燈
傳至百燈千萬燈東林一會千古儼然至元壬辰中和
節潛齋居士書

葉道判修天樂觀疏

碧洞仙人當年一去訪桃源幾度春風青溪道士

道判
葉法

善
今日重來見桑田修成海水維此地四百年香火為
吾邑第一所道場摩挲紹興名勝之題碑問訊宣和盛
時之錫額鼎湖龍去空遺前代衣冠華表鶴歸不記舊
時城郭風雨空堂蟲蛇穿壁荆榛破屋狐兔上門魏伯
陽之爐竈無烟轅彌明之頭顱半雪三清殿在歸然魯
室靈光五季鐘存儼是漢時銅狄意有神明外護要令
嗣續中興愚公立志可移山精衛有心能塞海雖天外
事也由人做柰世間財不是鬼輸豪門富室總大檀那

別館離宮尚多孫子若不靠諸土信士善人樂助豈不
教一方靈壇古跡終休不言虛注虛題只告旋捐旋舍
大家揮金指廩有虛空無量聖師在上鑒臨終身換水
添香願世界一切衆生同歸仁壽

狀元坊施茶疏

暑中三伏熱豈堪大驛路往來渴時一盞茶勝似恒河
沙布施況有竟陵老僧解事更從鳩坑道地分香不妨
運水搬柴便好煽爐煨盞大家門發歡喜意便是結千

人萬人緣小比丘無遮礙心任他喫七椀五椀去

修章嶺路疏

半生赤腳行遍江南道五十四州老去白頭怕說章嶺
路三十二折星斗在三峰高處雲梯從陸地上來萬石
稜稜鳥迹參差一逕盤盤羊腸屈曲蜀道難難矣青泥
猶是康衢廬山高高哉丹崖特其夷壑惟此鼪鼯蓬蘽
不堪車馬輪蹄村翁長記兒時尚存好路山嫗久成鬼
錄僅有荒基伊欲再結小廬重開大道雖問訊山猿何

曾繹路柰摩挲石牛不解糞金須結衆因緣共成大方
便此日工執椎徒荷鍤直需夸娥氏移去此山他年車
擊轂人摩肩免使楚野女相逢狹路遠來近悅里詠塗
歌

鶴鳴寺修造疏

叢林最勝記當年飛鶴開山梵宇將頽向何處野狐說
法堂上夕天羅象緯藏中雨潦化龍宮不堪拄地撐天
只恁唱佛罵祖待坐到蘆芽穿膝怎得這茅把蓋頭須

得佛中人共成天下事讓禪師摩磚成寶鏡小比丘自
當努力向前給孤獨布地作黃金大檀那莫要甘心退
後一文布施萬劫因緣

為僧作聖節道場疏

伏以寶冊進東朝天拱八千春之遐筭玉卮奉南面世
逢五百歲之真人穹屋薦嘉臣民贊慶茲蓋恭遇壽和
皇太后德脩坤元適遇宴侈瑤池之旦皇帝嘉新乾會
又當瑞騰虹渚之辰子後母先天造地設今古實為希

遇氣運甚屬難逢是雖介福王母受茲然亦萬年天子
不已鶴駕通宵而龍樓問寢鳳閣向晨而鷄旦入朝春
滿兩宮天齊萬壽生喜逢於佛日祝願效於封人恭率
縑流拜于金相使君親之年天地之久蓋人民所係社
稷所關天命申其用休君子謂之善禱德必得祿德必
得壽舜與母以齊休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文偕任而同
福伏願龍天昭鑒鴻祉來崇

青原禪師題化修造疏

青原七祖道場江西第一勝地自前溪月落東嶺
雲歸上下千年寂寥久矣古剎頽圯東支西傾欲
徹而新之非大力量不能成就輒持短疏上叩檀
那冀發菩提心欲成大勝事

思祖大師派曹溪一滴水淨居禪寺號江左最名山自
李唐以後者千年而沙門所傳凡幾世屋漏則滿天羅
宿幾無茅把蓋頭地濕則一雨成池謾道蓮花捧足問
訊泉邊卓錫摩挲廬下豐碑開山祖佛一會儼然後代

兜孫千燈猶皸若欲重新功德除非大作規模未能馬
祖一口吸西江待廣長舌如何說得莫道駱駝兩脚藏
北斗硬瘡梁方可承當喫倒雪峰飯籬怕問廬陵米價
信大事卒難了辨這公案還作麼叅要結好因緣須逢
善知識布黃金八十項地吉檀那大大發心登寶塔五
百由旬願如來生生結會

柵嶺修路疏

柵嶺路控安昌常長四鄉之衝一徑崎嶇仍復頽

塌不惟商旅愁戚樵牧咨嗟而各鄉大家聯姻結
眷尤不便往來白蓮王道入發心幹緣募衆修闢
更就嶺旁結小菴使道者居之迎接行客須仗大
家歡喜助緣共成勝事

右伏以人間世行道良難縱野女怕逢狹路天下事有
心便做信愚公移得高山况一嶺盤桓十五里之間而
兩旁控扼三四鄉之要草菅蒙蔽當道或踏長蛇岩石
嶽竒攔路曾逢猛虎要好關開荒徑更須卓立小菴好

事人自肯結緣作福者定須布施指廩揮金真易開山
通道何難假數椽與佛蓋頭立一亭容人歇脚山有靈
蟲惡獸仗黃面老子一力護持路通駟馬高車看白蓮
道人千聲讚歎種三生福作萬人緣

岩下修路疏

伏以駟馬車十步九折軸分明行路登天大石牛一日
三糞金誰解鑿山通道信難事從來難做遇好人還結
好緣維茲岩下崎嶇況值溪流澎湃上阻千尋絕嶮猿

孫愁殺攀緣下臨百尺深溪魚龍有時掀舞雖精衛有
心啣枚塞海柰愚公無力運土移山須仗衆因緣共成
大方便今日執鋤運斧要看小錢塘疊疊石隄他時接
轂摩肩免向古劍閣行行棧道施財有限報福無窮

醺羣仙疏

玄牝之機至赜為道難明乾坤之德好生受恩罔極萬
靈啟佑一念鑄銘伏念某處世塵中遭時亂際徜徉彭
澤生涯結綠柳之緣髣髴邯鄲事業熟黃梁之夢莫夜

曾無鬼責良辰時引仙來密抽玉鑰之關妙泄金丹之
秘心源了了湛然清水寒潭命竅玄玄擁出紅爐白雪
不期庸瑣有此遭逢躬承列聖之親傳實藉皇穹之密
授然念血肉之軀有漏罪業之障未除朝屯暮蒙莫難
調於火候日離月坎豈易化於金砂故雖已得於入門
然懼未登於彼岸肅清蝸舍虔仗羽流薄陳科醮之儀
尚寓致芹之意施隆謝菲語短情長伏願玄極垂慈皇
明降鑒華陰道上蚤聞真主之龍飛縵氏山頭終待羣

仙之鶴駕盟心瞰日矯首青雲

僧化供疏

常住三厨飯乏供只得停堂和尚一卷經即法便可求
食這時節適遭劫數小寺院不比常年待喫倒雲門飯
羅那問得青原米價歷耳不聞響板索飯空洗鉢盂不
成緊縛肚皮只得還他脚債若有善男善女肯將一椀
飯結緣南無大慈大悲便有十方僧讚歎撐腸飽足合
掌摩訶

祝香文

這一瓣香種子於渾沌未分前萌芽於盤古已生後托
根於崑崙頂上逮今八萬四千年直幹擎天盤根柱地
東枝覆東佛輿代西枝覆西衢耶尼南枝覆南闔浮提
北枝覆北鬱單越昔有黃帝嘗乘蒼龍登崑崙南望娑
婆樹下起歆羨心命從行七聖徵脩月斧八萬家將環
而斫之度工不可得僅取樛枝以歸其大百圍其長千
層盛之九鼎之爐爇以玄珠之火香聞九十萬里當時

國中甘露降朱草生五穀登萬民育以至羽毛孕伏蟄
蟲昭蘓種種饒益不可名狀惟此一枝墮落赤水之北
好事者奉持以獻對此銀花火樹爇向寶鼎金爐普供
三界萬靈一切真宰暨我孚惠昭利靈順大王前殿靈
司後宮聖眷併及四近四遠五廣神祇無邊聖衆憑此
一炷香弘發五大願一願皇王萬歲四海龍雲二願臣
僚千秋一堂魚水三願風調雨順百穀豐登四願役簡
刑清四民安樂五願會中上士境內齊民美景良辰歲

歲樓臺燈火夜賞心樂事家庭院管絃聲只今萬衆
齊看盡道一聲唱采願心已竟更有詩云燈毬十里照
香車曼衍魚龍富貴家風軟香雲吹不斷笙歌滿路落
梅花

還醮疏文

天宇雖高嘗傾心而致禱齋宮載歲妥拜手以酬恩俯
瀝丹衷仰干洪覆竊念某驅馳薄宦偃蹇餘生不堪姍
侮於三彭遂使凭陵於二豎問丹砂於勾漏敢覲長齡

訪至道於崆峒孰傳密旨尚期徼福願賜更生凡起居
飲食苟旦夕之安則覆載熏持皆乾坤之造肅差穀旦
有事醺壇用鳩圓滿之功茂衍靈長之貺伏願三清賜
鑒列聖垂慈注生斡斗極之樞益筭錄仙官之籍水火
木金土復還先天太極之真富壽德康寧永集洪範九
疇之福次偕私室均圓春臺

代上元普度青詞

上帝好生首三元而肆赦下民有欲望九陞以祈恩謹

闔忱辭冒干聖聽伏念臣等塵寰蟻聚濁世蠅營胎生
卵生濕生化生人身不偶天大地大道大王大聖治難
逢七情既怵惕於利害憂患之場百體復浸淫於暑濕
風寒之寇故人不皆嚮康寧嚮壽考惟天所以命吉凶
命歷年聿瞻帝闕之宏開載肅齋壇而普度集蚩蚩之
黔首對赫赫之皇明仰冀鑒觀俯垂矜憫父兮生我母
兮育我不能全大造之功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敷錫
庶民之福

薦弟青詞

顛連無告莫重天倫明畏裴忱於昭帝鑒俯彈方寸仰
叩圓穹竊念臣弟生也不辰死而失所秋風客路雖嘗
歸載於靈輜暮雨他鄉猶恐淪胥於鬼域日月居諸不
知所屆歲時祭享曷云能來儻同氣之不思於遺體乎
何有若保首領以歿於地下果何面目以見我先人歎
獨行其衆衆抱憂心而悄悄載念天地好生之德能全
父兄不及之恩比投埴蟻之忱少見原鵠之義有赫於

下必鑒其表茲盡布於夙心願切微於終惠解寃釋結
永離苦趣於三塗膺錄受圖速殿仙班於九陞用敷厥
福遂及我私

謝土醮詞

乾旋坤轉密藉洪鈞革故鼎新聿成燕厦維予訪落齋
日告虔伏念某別乘一車數椽傳舍昔祝融稔釁因不
戒于民居前長史度材遂復新於公宇竭來為代竊幸
蒙成擬差穀旦以謀遷行托遽廬而叨庇肅蠲頻薦庸

贅芹忱伏願金闕疏恩紫宸錫羨覆之德寓道以仁門
莫厥攸居闔室咸躋於壽域施於有政滿城同樂於春
臺

答貢院元許醮青詞

青原試士濫司圍棘之權皇天鑒民嘗致辦香之敬古
涓醮事庸答恩私竊念某闕決非長曠瘵是懼漕臺選
使獲寓目於蟻場吉士維多每驚心於鵠雪方其數萬
人之雜聚莫難三四日之平安凜懷朱門深鎖之憂僭

瀆洪造益高之聽遙蒙巨庇一戰無誼徹曉冬初幸返
羊屠之肆迨今歲暮尚幸獮報之忱茲就精壇用酬素
願會黃冠而星列啟玉笈以雲翻肅邀仙馭之臨俯鑒
塵寰之陋伏願圓穹垂美列聖儲休監于萬方尚克享
於一德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遂及我私克昌厥後

天慶宮建醮青詞

人情欲壽自慙螻蟻之心天德曰生曷報龐鴻之造俯
殫方寸仰叩玄穹伏念某百念已灰一官如粟柰以三

彭之姍侮遂成二豎之憑陵問勾漏而覓靈丹誰其指
示訪崆峒而求至道孰是心傳比伸微福之私切冀更
生之賜凡旦夕苟然存活皆乾坤有以燾持然百年之
景易窮而千載之生不偶天地不知其委蛻山澤安足
以藏舟如非冥冥中而有相嘉是豈數數然而能致福吉
蠲穀旦有事齋宮伏願鑒此衷忱錫之終惠益筭著仙
宮之籙回生幹斗極之樞性命雙圓人法天天法道心
身俱妙形化氣氣化神凡園一家鈞陶百順

通徐宅聘啟

某啓伏以瓊靈瑞臘玉蕊迎年共惟某官大呂歛幽嘉
平燕酒穹屋翼扶台候連止曼福某肅修函牘奏記史
籤惠徵鑒省

某啓為江天雪宴水澤冰堅修祀蜡以佐陽礫土牛而
驅凍惠綏天序茂介時禧式副善頌

具位某右某伏承某官以第某院愛玉孺封與姪某為
婚者啟言念桂府元戎再世之金貂猶在柏臺御史十

年之白簡已陳人言草木之味同天俾絲蘿之好合恭
惟令愛玉孺封公宮蘋藻女誡素閑而姪孫某家學箕
裘父書粗讀未能種世間之雙璧敢意牽屏下之一絲
特以兩家等為忠厚之門而又累世未墜詩書之澤爰
得蹇修之借重遂令晉向之干盟薄纈玄纁肅敞采徵
擇壻不必門戶山公固是奇人娶婦毋論貲財涑水尚
存好樣一言金石百世葭莩謹專人奉啟申聞伏惟台
慈俯垂鑒念不宣謹啟

前啟有劄子

維時蜡樽紀臘豳雅祈年恭惟某官晞髮陽阿乘虬縣
圃有翼有嚴台候運止萬福某謹魚香搢笏贊名氏于
下執事惠徼鑒省

惟四時代序天地冰霜肖翹者萎蠕動者蟄納燠祛寒
所以惠天時迪人事也至於游息溫元太和磅礴其糠
粃猶是陶鑄陰陽煦嫗動植區區節宣之禱謹不敢為
二御瀆

某惟層城天峻莽渺無極思欲褰雲旗曳月裳以周旋
下風莎夷夔隔余懷渺渺日折瓊枝

竊謂斯文年來凋瘵談詩書落落如晨星兒曹庸碌袖
中佔畢固不保其他日之遺忘也每願儒閥托為婚姻
有婦翁如樂廣婦黨如李膺者使之濡染道德庶幾不
墜弓冶比介中齋先生偕竹林諸阮居中之援妄意第
二院愛玉孺封與某請昏焉政以徼福斯文輒犯不韙
敢圖高誼畧去齊鄭大小之分降心而許之盟今而後

敬仲有後於媯氏矣穀旦于差謹奉篚幣以贄初虔惠
敦永好載命行簡敢弗于從辱涖成盟使百世宗祏永
有依歸某敢重拜伏楮凌競仰干台照

端肅加拜申詞令嫂親家伯孀宜人壽躋明炯判閭親
家宜人淑候清寧以次竹梧蒼翠蘭玉芬馨霞靄烟霏
何鄉非福荒村有委聞命敬共

請婚于方宅劄子

揆辰十月既望七日方來恭惟某官有直大方為耆壽

俊靈修貺止福履將之其髀肉已生頭顱可笑意怠姑
廁羣飛之列鷓鴣幸棲君屋之巢俯啄無驚舉頭知自
載肅尺書之素惠徽一盼之青

少壯相期幾從鞭弭老來無似莫逐韉羈徒瞻峻閣之
凌青敢望層樓之倚翠欽聞某人令愛玉君封毓秀金
閨尚閔月下老人之籍而某姪孫某玷名壁水慙非監
中舉子之材比借重於斧柯願依榮於玉樹最爾小國
齊侯固非鄭之敢昏念我先人康公實為晉之自出葭

版之盟猶在藍橋之好方新儻降心以相從敢拜手而重請程伯淳羣居庠序或見取於彭公王逸少獨坦廂牀必無嫌於郝氏願徼大惠俯泣初盟肅贄寅恭伏祈丙鑒

肅瞻環珮之仙藐在羣玉之府元吉所萃勿問已孚有馭役乎必恭敬止

宴交代賓府判全器樂語

伏以東屏主西屏賓等是龍門之客南山樓北山樓共

尋螺浦之盟交籀言新傾蓋如故以千載難逢之機會
而一朝締好於雲初爰秩初筵為酹佳節恭惟某官道
源孔孟詩派毛韓問家世於燕山內翰尚書之的系記
姓名於虎榜南宮進士之魁題聲華方翳丹鳳而跨白
麟步武已驅文狸而乘赤豹載金匱細書之筆望重紫
扉惹玉皇侍案之香班通碧落方此軋羣仙而直上乃
肯分半刺以斜飛振起魯公千載之遺風喚醒醉翁百
年之舊夢數廳頭之記壁幾何人斯聽道上之行碑惟

恐公去昔日將亭盡成棠蔭明朝歸棹但載荷香西江
總是餘波東山為之矜色第恐當今聖主圖任舊人邇
方受宣室之釐見思賈誼行欲議明堂之事必召申公
斜行詔不久飛來歸去辭又成空賦我府判大博雲無
心而一出春有脚以方來瞻泉竹於湘岩久願識荊州
而輕萬戶釣雲烟於巖瀨恍如隔弱水而望三神不圖
有邂逅之逢乃獲附交游之契我龜既滌式燕宏開未
論紅粧之樂指三千且說少年之阿婆三五黍包金蒲

切玉好陪今夜良辰羅疊雪葛含風再約明年端午輒
陳口號上贊顏行五雲深處擁星屏我有詩歌試為聽
白鷺青原一樽酒銀魚朱黻兩魁星今宵南北樓頭月
明日東西水面萍重約春風攜手處金鑾坡上有槐廳

絲竹致語

伏以萬井燈聯慶神仙之萃會九成樂奏迓世道之昇
平聿觀盛事以鋪陳茂對芳辰而蹈厲欽惟孚惠昭利
靈順大王生稟正氣歿為明神聲名揭日事業掀天願

索荷而猶紫氣燄動人威靈悟物瞻廟柏以長青英風
颯衆望以具孚惠澤溥八方而均被穆穆公侯之衮冕
振振孫子之簪纓文昌地位魁下三台進士科名雲間
五色樓臺掩映羅幃綉幕圍香風冠蓋逢迎桂酒椒漿
援北斗銀燭燒而洞天未曉金羈馳而輦路生塵千株
之火樹齊開一部之雲門交奏彈絲品竹擊石縱金闌
干白玉秦女吹簫江上青峰湘靈鼓瑟影動樓心明月
慢舞雙雙絃凝冰下寒灘餘音裊裊調高飛白鶴曲妙

降黃龍笙簧合沓棗下新聲
鼙鼓喧闐梨園舊譜載展
詩而會舞庶崇德以報功
皦如純如繹如翕如已備
八音於樂府優矣游矣康
矣常矣同躋萬姓於熙臺
吹拍狸歌笙鏞勝會天碧
星河欲下來東風吹月上
樓臺玉梅雪柳千家鬧火
樹銀花十里開紫鳳笙繁
聲曼衍黃龍舞慢影徘徊
紗籠帖地香雲繞莫遣銅
壺漏箭催

潛齋集卷十一

附錄家傳

公諱夢桂字嚴叟幼名應祈字申甫別號潛齋姓何氏
世居嚴州淳安縣安樂鄉安定里之富昌村自幼穎悟
讀書過目即成誦必精研其義理之所在宋度宗淳熙
乙丑省試考官得其文深異之擢寘首選時罷臨軒比
廷唱以第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時俗所謂狀元探花郎
是也授文林郎台州軍事判官尋改太學錄遷博士已
而添倅江右之吉州時吉守黃鏞因教習廂軍事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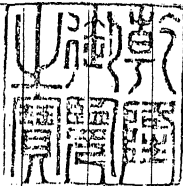
令鼓譟而起公適在告與疾以往撫諭帖定入朝除太常博士時殿帥韓震逼三宮遷幸為陳宜中所誅自是無敢言遷者公除監察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計大意謂今之言守避者以守為守不若以攻為守以避為避不若以守為避書上而省符遷軍器監以歸未幾登極恩轉奉議郎太府卿又遷大理寺大卿公知時事不可為遂引疾去元至元初御史陳大海薦公於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累徵終不起築室於故居旁近之

小酉源著書自娛不復與世接其成書有易衍中庸大學說致用書及文集若干卷尤深於易解釋圖象發揮奧妙能言先儒所未言者蓋其所自得者深也曾祖述祖振父瓘年十八娶太平方氏二子長熹之字叔晦號石泉仕至學正次燾之字叔章號雲泉仕山長皆克世其家公為人孝友度量坦夷於書無所不讀而陰陽醫卜釋老之說亦嘗及之為文章簡古典雅或援百家言相證佐灑灑然痛快人意若其詩精於駢儷特其緒餘

焉耳當時所與交游若蛟峯方先生止齋陳先生蛟峯之弟可齋諸人皆一代名儒故所造詣夔出流輩遇事是是非非不肯一毫苟且人有不平輒義形於色邑官吏嘗擾其鄉衆苦之公往謁見冀有所感悟卒不聽乃白其事於當道者民賴以安其所為大率類此淳於公為八世孫寡昧庸劣弗克續嗣先緒自有知覺時恨公之遺文藏於家者屢遭兵燹所存百無一二以方從事於舉子業未暇訪求也景泰丙子獲領鄉薦後復登進

士第乃得一意訪求又二十八年至成化癸卯始得公之文集印本於同邑汪廷貴先生家嗚呼求之久得之晚三十餘年寤寐遑遑之心一旦為之釋然何其幸哉觀集後有汪顯題云潛齋文集刊行未久失火一空所存者僅此本耳予得於何宅寶而藏之以待後之能用是知此集之果無傳也比來湖湘公事之暇以所得舊本編纂校正乃求善書者重錄刊行庶幾公之遺澤得以不朽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淳固不敢自擬於仁智子孫之責當如是也板
刻將完乃取家乘所傳公之平生大槩與夫文集晦而
復顯之故識之於後庶觀者有所考焉八世孫淳撰



潛齋集附錄